

宇文通奉府居近地。一少年為縣壯丁。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。於道傍遇一老嫗。攜一竹杖。挈青布囊。龍鍾不能行。蓋關中人。因游禮峨嵋山至此。偶感疾也。少年逼令起行。嫗曰。我無他。但心神煩悶。得一杯水。少沃渴肺。即當前矣。少年自以身為壯丁。慮嫗死為累。牽而投諸橋下。里人莫不憐之。是年六月一日。適天雨大水。屋材蔽江而下。少年恃其善拍浮。解衣赴水。取薪而還。既得復往。人皆快之。無何水勢增急。少年力困不能爭。遂以溺死。泊水落。家人訪其屍。乃與向取投諸橋下。老嫗聯為一處。其竹杖青衣囊。反在少年之手。雖其一時危急。不知手之取之。以爭一旦之命。然亦天意。故以彰其報也。通奉公目擊其事。因為傳之以示勸戒。

王冀公

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。巧於中人。時同列雖已為公所中。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。有才名。王文正公欲引為參政。先以告公。公許之。既而陰以白上。曰。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。今引用之。在索錢也。蓋參政朝謝日。賞給可得三千緡。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聘。

范子夷

七伯祖子夷。忠宣公次子也。為開封縣時。道教初興。有玉德觀主。交接權貴。勢傾一邑。縣官升陟。由其門者甚衆。公到觀中。主相待倨。公亦不為禮。主頗不平。謂公曰。公後生。不可簡禮。朝廷宮觀。特寄在境中耳。邑官薦舉者。某力為多。公欲之乎。公笑而不答。主益憾之。居無何。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。詐為盜所取。告諸朝。欲以中公。有旨責范某。限七日捕獲。違者罷免。行移極峻。公親蹤知其詐。乃召守界分者。指問曰。此孰蹤也。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。則不能治汝矣。各痛答之。觀主在旁。色變。自是不復敢出。旬日事稍緩。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。子夷求告奔問。觀主意其不復來。始肆出入。未久。魏國安公復往。道中益知其實。且以告者。遂竟入觀中。值主出。命吏開其篋。得一小簿。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。非一。遂就擒之。觀主立伏。曰。某今遭遇明公。即命局其觀門。考驗文案。立具。徑申朝廷。及所屬。蓋懼其有誣訴也。主司得之。怒甚。尋奉旨。玉仙觀主持特貸命。杖脊配沙門島。時人莫不欣快。御史張安民。特言於神宗。范某

舊常有借於文正。故公言之。因以中文正也。及文正以宗諤薦。則上果作色。而不從矣。其於中人。類多如此。秉政日久。四方饋遺。不可勝紀。金帛錢鏹。圖書奇玩。十倍於舊。一日之間。盡為天火所焚。無一遺者。又無子。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。如此則陰險權譎。是有益於身乎。

洪州劉生

江南國主鍾愛其女。常從容謂大臣曰。吾止有一女。資儀智識。特異於人。不可不為擇佳婿。須得少年美風儀。廣才學。而門閥高者。或曰。洪州劉生。為郡參謀。年方弱冠。豐骨秀美。又大門第。嘗任貳師。博學有文。足以充選。主命召至。一見大悅。尋向主拜駙馬都尉。鳴珂鏘玉。豪華富貴。冠於一時。未周歲。公主忽告。主不勝其哀。怒曰。吾不欲復見劉生。其官物一不與。遣歸洪州。生恍疑夢覺。觸目如故。丁謂當政日。忽舉此以語客曰。某他日亦不失為劉參謀。坐中失色。未幾。果有海康之行。家籍於官。子然南歸。回視前日。亦一夢也。

過庭錄

范公稱

非常才也。願陛下識之。紹興乙卯。先子守郎曹。狀奏其事。詔贈直祕閣。

滕子京

滕子京。負大才。為衆忌嫉。自慶帥謫巴陵。憤鬱頗見辭色。文正與之同年友。善愛其才。恐後貽禍。然滕豪邁。自負。罕受人言。正患無隙以規之。子京忽以書抵文正。求岳陽樓記。故記中云。不以物喜。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憂而憂。後天下之樂而樂。其意蓋有在矣。戊辰十月。因觀岳陽樓記。遂言及此耳。

崔公立

崔比部。諱公立。韓魏公妻弟也。為人古直。有操行。居許與。忠宣隣。忠宣除文正服。託妻子於崔。于祿上都。崔晨夕顧矚。始終不忘。時七伯祖為單州推官。人來報疾。篤魏國夫人驚憂。欲往視之。崔公力阻曰。而為婦人。夫出獨安。往吾受而夫之託。因立柱於門曰。出者吾杖之。魏國不敢復言。忠宣歸而謝焉。

劉皓

劉皓。商父。河北人。質直有守。為耀之倚。郭縣令。郡醫姚